

通義堂文集

通義堂文集卷十三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東谿集跋

宋高東谿先生有集十二卷其本久已不傳

直齋書錄解題及宋

史藝文志俱云十二卷文獻通考作二十卷疑傳寫誤倒

明林氏希元黃氏直所刊

僅分上下兩卷

曝書亭書目所載六卷之本今亦不可見浙中舊鈔本雖有六卷者然止就兩

卷之本分析爲六而

末有附錄一卷

係朱子乞褒錄奏狀及祠記各一篇

言行錄十條外有明莆田周瑛所撰漳州志傳一篇與林序黃序並列全書之前不在附錄之內

我

朝纂

四庫全書卽據此本著錄先生之裔孫伯平

均

儒念斯集久無刻本爰重校授梓以廣其傳

卷首冠以四庫全

書提要又增入宋史列傳及朱文端公所輯歷代名臣傳附錄增入朱子謁祠文二篇家帖跋一篇及錢塘羅君以智平湖願君毓崧獲見是書因檢文獻通考所引廣譽跋各一篇

葉水心東谿集序略及羅氏大經鶴林玉露王氏象之輿地紀勝所述先生事迹本末頗有列傳郡志言行錄等書擇焉未精語焉未詳者蓋先生未第時抱負甚高

弗求詭遇政和中卽游太學前後十數載不得志於有

司通考卷二百三十九引水心葉氏序略曰君高遠獨出無拘留泥滓間意學已成謂當直施用不曲步捷

行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礙時陋扶世壞文不爲扶疏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

舉今接言行錄云旣冠游太學集中上淵聖皇帝第一書云臣念蒙被教養十年於茲又第三書云臣坐蠶國

家廩儲十有餘年於此矣兩書皆上於靖康元年前湖  
十年以前爲政和六年更上溯二十年以前爲紹聖三  
年然則先生之生當在紹聖初年或元祐末年其入太  
學必在政和間宋史本傳言宣和間爲太學生者因下  
文金人犯京師係宣和末年之事故止就家業由富而  
宣和間言之實非宣和間始入太學也

貧未嘗動念

通考又引葉氏序略曰至轉富入貧本業

墨簡策爲情性常覃研竟日曰孔顏不如是也今按集  
中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云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  
止攜一子縷麻鬻資給臣爲學與葉序轉富入貧之語  
不同蓋先生所言在未成立以前葉氏所言在既成立  
以後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

也

露卷十六宋史本傳但云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  
所顧避有司惡其直而不言擬降文學高宗不可之事

今按言行錄云紹興二年公以十事投時相不行遂於  
廷對盡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曰非巍科莫處之  
覆考官忌其直例作文理緝繆與陳之茂等一十九人  
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朱子乞褒錄高登狀云

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  
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與羅氏所言可  
證以互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守

帥胡舜陟欲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先生毅然弗從舜  
陟大怒文致其罪欲以危法中之逮繫送獄訊掠鍛鍊

備極慘毒幾不能堪迄無罪狀可指未數日舜陟忽殂

乃獲免見鶴林玉露卷八及卷十六宋史本傳云登歸

卒昭白言行錄云葬母畢詣靜江府勘所舜陟先以事

下獄死矣事得白以聞敕還家今按鶴林玉露謂舜陟

死於先生就獄之後宋史及言行錄謂舜陟死於先生

就獄之前據朱子乞褒錄高登狀云舜陟欲以危法中  
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東谿先生祠記  
云帥守希檜意拮其過以屬吏會帥亦有讒死獄中乃  
得釋與鶴林玉露所言正合朱子守倬時有謁高東谿  
祠文兩篇又有跋高彥先家諸帖云窺其逸藁於家集

而識其嗣子之爲人則奏狀祠祭所言必本諸家乘所  
載子姓所言敘述當得其實言行錄於逮繫訊掠之事  
隱而不書其意蓋爲先生諱不知漢之黨錮諸賢明之  
東林前後六君子其下獄時亦備受鍛鍊之慘毒史家  
皆直書其事而節槩益彰彼輩言行  
錄者欲尊先生而未知所以尊也  
校文湖州所出試

題有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

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忠簡削籍流容州而卒  
見鶴林玉

露卷十六宋史本傳云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問浙水

災所致之由言行錄云公憤權臣專恣出題皆摘經史

語以調題目出直言不聞深可畏今按五代史後唐明

宗紀論引大理少卿康澄疏言深可畏者六而直言不

聞深可畏實居其末先生用是爲論題此摘史中要語

以諷檜也又出則將焉用彼相賦此摘經史中要語以諷

檜也宋史但言摘經史中要語命題殊不明析言行錄

止述論題未述賦題則是有史語而無經語亦未完全

輿地紀勝卷一百潮州官吏門有高登注云紹興間爲

潮州試官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貶

容州而死卷一百四容州官吏門亦有高登注語略同  
惟末句作得罪時相謫容州紀勝他卷載南宋諸人忤  
檜者甚多惟此兩條未斥言檜名所  
載試題賦與論並列足證羅氏之說檜沒諸賢遭誣陷

者皆昭雪先生以遠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

始爲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

見鶴林玉露卷十六宋史本傳云丞相梁克家疏其事  
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朱熹爲守奏乞褒  
錄贈承務郎四庫提要云今考朱子奏狀謂克家始  
援紹興赦書以請有司拘文廢格不行近歲傅伯壽又  
奏如前狀未奉進止使登抱恨終身垂五十年姓名猶  
在罪籍云云以此觀之宋史爲誤又按書錄解題東谿  
集條下稱迪功郎高登撰則知登之進贈無承務郎之  
稱而所謂迪功郎非克家時追復蓋明甚矣今按宋史  
之何萬卽傅伯壽之誤蓋傅訛作何又脫去壽字耳言  
行錄云紹熙辛亥文公復請於朝廷褒錄忠義卽據朱  
子奏狀之語然亦不言復官贈官蓋雖爲之請而終格  
不下耳先生之品望自足千秋固不以褒錄之有無爲

輕重也

羅氏大經爲容州法曹掾兼攝校官容之人士猶

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遂爲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

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亦削籍流容州

因並祠之

見鶴林玉露卷十六今按朱子所記之祠在漳州學以先生沒於容也言行錄

止言漳祠未言容祠當據此以補其闕先生所著書有

修學門庭傳於世

見鶴林玉露卷十六今按宋史藝文志有高登修學門庭一卷此言行錄

所未載者其書必有可觀惜乎失其傳耳

此皆進退出處之大節學術行誼

之大端固論世者所當考訂其異同而補輯其闕略矣

是集編次首列上淵聖皇帝諸書意切詞危忠愛溢於

言表乃後之論者或議其彈擊吳元中而元中贊守城



之謀與李忠定种忠憲媲美推薦徐處仁唐恪馮澥而  
諸人負誤國之罪與何臬耿南仲同科似乎毀譽是非  
未能盡協抑知毀譽不由於附和權勢是非不出於報  
復恩讐則雖偶有參差固無傷於賢哲之量卽以宋代  
而論士大夫似此者頗不乏人如范忠宣曾劾韓魏王  
歐陽文忠曾糾包孝肅富鄭公會舉王安石司馬文正  
曾獎蔡京初不聞以是損其聲稱何獨於先生而有所  
疑焉此書在 四庫全書列於陳少陽歐陽德明兩集  
之後先生當未釋褐之日卽伏闕上書其勁直敢言實  
與二子相埒雖終其身阨窮顛沛而百折不同以視黃

鏞曾唯之流逞客氣於一時未及旋踵而遽改絃易轍者奚啻天淵宜其發爲詩文皆激昂慷慨足以廉頑立懦振士氣而勵人心此百世以下所當愛護而珍藏者豈僅爲高氏一家之寶也哉三復之餘敬綴跋語挂名簡末以誌景仰之忱云爾

抱冲齋詩集序

代阮文達公作

嘉慶甲子鐵冶亭師采輯長白諸公之詩爲

熙朝雅頌集自崇德辛巳以後百數十年間得書一百三十四卷命元刊刻於浙江並撰跋語於後洵藝林之盛事矣惟其書之卷軸雖蔚然大觀然皆以眾作者之

鉅製鴻章會萃成帙而聯篇累牘出自一手者則亦不多觀也少司寇斌公以名家貴胄績學能文而詩才更爲宏偉道光丙午冬以所著抱冲齋集八帙寄示蓋已亥歲有棣萼聯輝等四集庚子歲有寶殿延恩等

五集辛丑歲有鏡海波澄等五集壬寅歲有覈駿籌邊等二集癸卯歲有銀臺綰綬等七集甲辰歲有亮工懋績等三集凡六年之中得詩二十六集集各爲卷已令閱者目不給賞據來書所言前乎此者轉漕吳越則有龍驤按部諸集提刑秦豫則有柏臺秉旄諸集其餘之以官名集以地名集者雖未一一縷陳然其詩篇之美

富必倍蓰於所見八帙可知而乙巳以後所作者尙不與焉然則彙前後諸集而計之其卷數竟與雅頌集足以相埒他日有繼治亭師之志而續輯雅頌集者焉得不推爲一大家哉元官浙江學政時公隨侍先尙書於撫署屢相過從其時早許其必爲一代偉人迄今閱五十年公之德業勳猷久已望隆中外猶復不忘故舊以大集屬序爰誌數語以應其請焉

錫穀堂詩集序

乾隆初年揚州詩人唱和者編邗江雅集中有前後五君詠寶應閣學劉艾堂先生以碩德耆年列後五君之

首所著錫穀堂詩集未睹其全近因先生元孫握之太  
守重刊是集介高郵胡杖仙徵君屬毓崧作序披閱再  
三竊歎先生之治功學術具見於詩所當亟爲傳播者  
也先生爲福建觀風整俗使其官出於創設及引疾返  
里而此職遂裁實因在任六年著有成效今觀集中使  
閩諸作舉閩中前哲名臣以爲士林標準且謂邨民質  
樸風俗無不可轉移惟在誠信宣揚而力斥猾吏酷吏  
之紛擾可稱實心化導正本清源是卽詩可以驗治功  
矣先生所師事者爲方望溪所敬禮者爲朱止泉所友  
善者爲朱宗洛喬省齋授受講習具有淵源今觀集中

歸田諸作念止泉已逝恨不及請業於門與宗洛省齋  
酬答切磋虛懷集益謁望溪於致仕南還以後其時年  
近七旬而依依師弟之情宛然童孺可謂篤於師友風  
義無愧古人是卽詩可以證學術矣然則詩作於擁傳  
之時非僅以華貴輶軒怡情山水詩作於懸車之日非  
僅以優游杖履適志林泉此豈尋常詩家流連景物者  
所可同日而語哉毓崧與握之未曾接晤而先生爲吾  
郡先達夙仰盛名重以徵君之屬誼不獲辭爰舉其治  
功學術之大凡以告世之閱是集者至於詩格之高則  
沈歸愚宗伯之序言之詳矣故不復云

郭光祿日知堂遺集序

郭生子貞

隋

輯其先人光祿公日知堂詩文集筆記若

千卷乞余作序余與公爲賓主五年於公之行誼政績學術知之頗詳古人作集序者自推闡學術之外本有兼及行誼政績之例余嘗綜論公之生平爲人所難能者有六事焉恆情工於趨避以取巧便其私圖公則坐鎮孤城不欲先去以爲民望當揚州告警不肯借河工銷筭赴袁浦以就安及定遠被圍不肯借戎幕檄文趨壽州以脫險故授命雖在己未之夏而立志實在戊午之秋其就義從容非激烈於一時可比此人所難能者

一也恆情以摸稜爲得計偶值公事棘手大都粉飾顛預公則綜核講求循名責實故河工經費支絀時時存節撙之心鹽務銷路阻艱事事籌疏通之法議駁捐畝堵河以遏寇竄則天險控遏大局保全議行就場抽稅以卹窳窮則物產流行小民安集凡公家之利知無不爲雖獲謗遭讒身可危而志不可奪此人所難能者二也恆情狃於膏腴自奉喜揮霍以逞豪華而義舉當爲者轉致出納之吝公則辭受矜慎廉介自將屬吏暮夜之金槩行拒絕仕宦二十載服用儉朴與寒素無殊其廉俸所餘用以敦睦嫻任恤之誼購置田畝多分撥於



諸叔及外姻之家兩弟或舉制科或舉優行而未經謁  
選以及從弟從子才可服官者次第爲之援例俾得及  
時自效未嘗以力薄推辭其爲人所難能者三也恆情  
最重權勢每視存亡進退爲重輕公則以直道事上官  
不欲逢迎唯諾而上官有罷職頌繫及臨陣捐軀者無  
論平日相待何如其存問甚周賻贈從厚較前此在位  
之日反有加焉至於接待寮屬不但優容懇拙抑且獎  
勵樸誠其爲人所難能者四也恆情競求速化多以通  
經學古爲毋庸旣獲科名輒束書於高閣公則自少時  
卽宗仰顧亭林之學旣居詞館於掌故沿革尤所究心

分校棘闈補薦二三場以甄拔實學之士及外任以後  
公事稍暇展卷披吟博涉羣書肆力於經史及周秦諸  
子旁及三式五行占天相地之學莫不洞徹源流其爲  
人所難能者五也恆情致身通顯第習臺閣所尙之官  
樣文章而公牘稟函率用泛常通套之語公則熟精選  
理誦法李杜韓蘇所作駢散體文及古近體詩鎔鑄羣  
言並有前賢矩矱在史館編輯列傳敘次精詳卽隨筆  
記錄之詞亦取裁於左國史漢迨出膺監司重寄手裁  
之公牘稟函雖格式不異今人而筆法同符曩哲波瀾  
意度純乎古文其爲人所難能者六也士大夫兼此六

難者實近時所罕遇可謂具政績行誼學術之美而此  
集固卓然必傳矣余抗心希古不善逢時課徒守先正  
法程人多目爲迂濶公顧深加禮待謂其子幸遇明師  
一切講授事宜未嘗出意見以掣肘且逢人稱道以循  
循善誘相推昔公之高祖朝議公爲子延師尊敬備至  
其邑人至今傳述以爲美談公恆言有志步趨曾未能  
彷彿萬一其虛衷謙退亦當世所不易逢也附記於斯  
以誌知己之感焉

王西御先生遺集跋

杜少陵集中有陷賊時詩二十餘篇忠憤之忱溢於言

外其生平大節莫著於斯蘇文忠稱其一飯未嘗忘君  
李忠定稱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  
雖皆統論全集之詞然專取以評陷賊時詩似更覺其  
確切今讀王西御先生遺集歎其志節足繼少陵而篇  
什亦善學少陵此七十餘首之中往往與少陵陷賊時

詩意指符合是故憤賊黨之橫行則鄙同草芥

集中痛哭詩云

若比阿瞞猶草芥

傷心過鼓學禰衡視苦蠅蚊

集中蠅詩云得意塵氛未靖時鷹頭竊附聊憑汝驅

蚊詩云何須留待推霜

此卽少陵之借國狗喻賊黨也

雪早晚韓屍定伏兵

杜集大雲寺贊公房詩云泱泱泥汚人所听國多狗朱

氏鶴齡注云按是時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汚以僞命

不從者期官軍之速進則屢議緹城

集中受侮詩云王師屢攻城今

已一月後賊勢殊倉皇兵寡不可守我欲繼城告亟思

貴速毋持久即使委溝壑含笑念高厚

厚

距躍集中麥楚詩云相傳大軫國碧麥輕身軀我欲此

飽啖此距躍登城隅去為秦庭哭救民飢溺餘此

即少陵之欲附書於官軍也杜集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戎軍悲陳陶云日夜更

望官憫民力而歡欣霑足卜天心而推測休徵集中紀

軍至更欣霑足知秋熟聊補凋傷望歲饒又云此即少陵霑

仰觀默識皇天意象著休徵賀聖朝

澤之吟喜晴之咏也杜集雨過蘇端詩云况蒙霈澤垂

雨既雨晴亦佳又云甘糧粒或自保喜晴詩云皇天久不

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憶承平以懷仁澤

承平二百年仁澤荷宗祖喜聞望捷奏以

詩云只是東南凋敝極調和培養在諸君

慰宸衷集中述事詩云命將出師勞

衷尤軫干戈後其慎其難務得人攻城詩云直此即少

令殲絕無遺類捷奏龍墀慰聖懷

陵佳氣之歌聖德之頌也

杜集哀王孫詩云聖德北服南單于又云五陵佳氣無時

無觀於述懷及雨中兀坐兩詩皆惓惓於少陵

述懷詩云杜老

詩篇壯雨中兀坐詩云身

又嘗擬少陵洗兵馬詩以盼

世究如何悲吟數杜甫

剋期收復

集中擬杜工部洗兵馬詩云未聞攻城不貴速雷電迅掃參旗橫又云雖嗟井里象蕭瑟

喜見妖氛

可見先生之詩取法於少陵者固在性情根

本之際而非僅字句體格之間矣惟是同一陷賊同一

效忠少陵尙能開筵盡醉

杜集醉歌云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雨過蘇

端云濁醪必在

而先生則食乏果蔬

集中率意哀吟詩云羣兇肆饕餮苗

眼盡醉醜懷抱

藿靡有餘已嗟室懸磬安敢嗟無魚菜葉詩云胡爲萌

芽消竟使根株絕非緣不熟饑罹此

少陵尙能出郭眺游

杜集喜晴詩云出郭眺西郊肅肅春

神娛意轉淒

通集十三

士求恕齋

塔而先生則身拘城壘

集中歎恨詩云百有旬日嚴城閉存者溝壑遺零丁卽景詩云

親交骨肉知何在

夢開愁城不得飛少陵舉家先出僑寄鄜州

杜集月夜詩云今夜

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造而先生則子婦偕亡童孫並逝

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而先生則子婦偕亡童孫並逝

哲嗣悉雲於先生殉難後引刀自剄其妻周孺人罵賊被殺其次子積厚於瑟雲自剄時亦就及而死

陵間道潛行生還岐邑杜集喜遠行在所詩云西憶岐

日事間道而先生則堅金淪劫寶劍長埋集中結古歡

舊時人而先生則堅金淪劫寶劍長埋詩爲先生絕

筆其中云豐城寶氣誰人識之利劍在袖手不能揮

又云耿耿丹誠堅金利鐵一息千秋寸心萬劫豈曰天

地間古今蓋其境較少陵爲更艱而其心亦更苦已然

先生雖備嘗艱苦曾不改其曠達之懷觀於披卷讀書

集中悵然率成詩云榛棘惟宜披卷坐烽煙不礙繞階

行自况詩云讀書猶有地享帚或居奇天意如相許還

應努力爲作詩追挽集中挽王鶴汀詩云作詩酬夙心將意

挽歌未作而遭兵禍追憶其事作不啻少陵之論文定

詩哭之俟賊平後覓其子付焉道晦日尋崔戢李封詩

交杜集醉歌云文章有神交有道送率府程錄事還鄉詩

云程侯晚相遊心寥廓托興神仙欲游心寄太虛眼

與語才傑立前何必悲塵土述懷詩云一吐胸中憤光芒繞劍虹振

衣出塵土舉首見蒼穹結古歡詩云我欲結古歡抗志

趣神仙不啻少陵之談禪遁跡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

晤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良以置死生於度外集中四

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良以置死生於度外集中四

夜宿羅氏宅詩云六十二齡親遇亂何如委骨付無與

生無酒詩云未容涓滴沾脣吻祇當長眠在九泉與

少陵之能齊哀樂自慰窮愁先後有同揆耳杜集醉歌

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又云如灑之酒常快意亦

知窮愁安在哉晦日尋崔戢李封詩云當歌欲一放淚



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况乎少陵之恪恭見於詩詞之避諱杜集醉歌云才兼鮑昭愁絕倒宋景文筆記云唐人諱天后名書照爲昭耳而先生凡遇敬

避之字偏旁必缺筆謹書且於頌揚之詞無不空格可謂篤於臣子之誼不以造次顛沛而少渝矣然則讀先生此集者既服其篇什之善當益欽其志節之高詩教之有功於世道洵在於此也夫

書柘坡居士集後

右柘坡居士集十二卷秀水萬循初光泰所作也乾隆

丙辰丁巳間循初應博學鴻詞科就試京師卷二樂子集作於丙

辰丁巳有四月二日將入都留別仲芸昆弟二首此丙辰孟夏也又有三月三日同胡稚威周元木吳子謙袁

子才集徐志伊寓齋聽雨得秋在同徵諸人中名望甚

字五律一首此丁巳季春也詩文不喜平熟丙辰諸徵

著隨園詩話卷七云余自幼胡天游常言吾于穉威則

師之矣吾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元有異人之目隨園

木者周君大樞循初者萬君光泰也

卷七又云馬觀察維翰字墨麟嘉興人從部郎擢四川

建昌道忤總督某直揭部科被逮入都禮見蒙有三異人

極授江常鎮道在都時余以後輩今按藥子集有十

之稱其二則尙君廷楓萬君光泰也

二月三十夜馬墨麟觀察招飲米市衡衡僧舍七律二

首蓋作於丙辰除夕丙辰爲乾隆元年馬觀察復官之

時諸徵士報罷後留京戊午順天鄉試中式已未會試

正在都也

卷三聞漁閣集上作於戊午巳未有七月七日都下同

文錫分詠瓜果五律二首此戊午作也又有四月三日

興濟曉行五古一首五月一日自儀徵渡江用六一壬

居士初出眞州泛大江韻七律一首此巳未作也

戊會試卷五北郭草堂集作於辛酉壬戌有五月乙日

通集十三

三求恕齋

未至河西務河冰建瓴而下遂舍舟徒行五古一首此

辛酉作也又有自天津抵東昌舟中雜述五古三首七

月七日濟甯守牖七律一首此壬戌作也今按舟中雜

述第三首云滌雲起無時大雨行海暑必作於六月蓋

會試後由天津乙丑會試卷八聞漁閣續集作於乙丑

買舟南下也

禊卽席送天扉詹事假歸戊辰復會試前後會試四次

嘉定限三字七律二首

加以一試鴻博凡五赴禮部故有五上春司之目卷十五

上春司集已巳館於梁文莊公第庚午春卒綜計十數

作於戊辰

年中自留京以外往還天津館查氏最久湖海詩傳卷一查爲仁字

心穀宛平人有蔗塘未定稿蒲褐山房詩話云蓮坡先

生所居天津水西莊貯書萬卷南北往來名士如萬柘

坡厲樊榭趙飲谷等無不攬環結佩延主其家相與覃

研詩詞書畫今按卷三聞漁閣集上有同胡文錫宿水

西草堂五古一首又按循初館於查恂叔家尤久詳見下文

屋七律一首

始於丁巳

卷二樂于集潞河舟中簡查恂叔七絕四首其第一首云天街塵土一年多重挂征帆入

潞河不是歸期能問阻天教留看海門波第三首云黃

蘆紫蓼繞魚菴潞水無人繼客談此作於丁巳秋也其

下有天津游海光寺五古一首閏月九日集

恂叔秋白書堂看洋菊分賦得九言一首

午巳未卷三閏漁閣集上枕溪麻看桃花七絕二首其

月竹皆以葦席封之二月始開此作於戊午春也重至

天津送查貢木歸嘉興七絕一首次於九月九日滄州

州宅留別敬懷兄七律一庚申辛酉壬戌卷四閏漁閣

首之後此作於己未秋也

申有歸天津移書室於閏漁閣南小屋文錫戲名曰兩

屋同賦七律一首天津城西散步七絕三首辛酉壬戌

詳見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卷八閏漁閣續集作於乙丑

上春暮津門一宿遙之語蓋卽赴天津時所作又有銷

夏第四集分賦津郡古蹟得滄州蘆池五古一首卷九

瓠屋集作於丙寅有正月十日恂叔海光寺放魚用東

坡西湖秋酒放魚韻七古一首又有十月十五日集恂

通集十三

古求怨齋

叔苒華館作畫會用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韻七古一首卷十江船續集作於丁卯有正月二十五日復離天津堯卿有詩贈別是夜宿陳官屯次韻卻寄五古一首卷十一五上春司集有重寓聞漁閣呈恂叔卽次病中見寄一首皆有詩語可證其間又曾兩至廣東連原韻七律一首

山省視其兄敬懷於縣署初至在癸亥甲子再至在丁

卯卷六江船集上作於癸亥有將之陽山連宿小方壺留別七律二首將至陽山適敬懷兄遣吏來迎七律

二首陽山縣齋夜觀牧民山火七古一首江船集下作於甲子有陽山雜詠六言絕句八首九月一日復離陽

山次日遂出三峽七絕一首卷六續江船集作於丁卯有陽山雨中寄懷枚士丈南海五律一首又有出白廟

峽五古一首有四月到英州英州山蓋自入都以還居兩多八月出英州水退江不波之語

鄉之時甚少同里相契者以汪康古爲最厚湖海詩傳卷三十一

汪孟錡字康古秀水人有厚石齋集蒲謁山房詩話云康古又與萬孝廉光泰王西曹又曾錢少宗伯較相廟

切大抵叢書稗說考核精詳翹然自異於眾今按集中  
與康古贈答酬唱者如江船集上贈汪康古兄弟等題  
未易沒後六年歲在丙子汪康古序其詩而刊之汪氏  
悉數萬君循初計借北上館尙書錢塘梁公第以病卒  
余友萬君循初計借北上館尙書錢塘梁公第以病卒  
方病中蒼自定詩十二卷一緘寄余刻既成取循初別  
字題曰栢坡居士集時乾隆丙子十二月八日同里汪  
孟錫康古今按卷十二青乳軒集作於己巳歲復飯啟  
卽梁文莊齋名其詩題有十一月十六日雪後復飯啟  
人先生齋四次前韻五古一首又有春近用黃山谷韻  
七絕四首其第三首有畢竟冬春誰管領之語第四首  
有惜春閒事要先春之語蓋作於己巳歲杪其時尙未  
有疾而庚午年無一詩收入四庫全書存目提要卷  
故知其卒在庚午春也  
十五別集類存目十二拓坡居士集十二卷國朝萬  
光泰撰光泰字循初乾隆庚午舉人是集其所自定今  
按汪氏序云初余嘗與循初論天下士循初屈指今古  
文手推甯波全謝山先生第一心識之庚午秋遇謝山  
於杭州爲亡友再拜懇謝山諾從據此則循初沒於庚  
午秋前提要言庚午舉人者庚字原本當作戊此傳寫

之北程魚門極服其工隨園詩話卷一云同徵友萬拓

耳五體投地近體學宋人有晦澁之病陳古漁專工近

體宗七子故聞魚門贊萬詩大相抵悟余爲作跋釋兩

家之憾且摘拓坡近體之佳者以曉古漁其題開元寺

云古樹鳥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碑斷入墻填

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柄鑿封侯誰有面如田金鰲玉煉

橋云曉來濃翠東西映也箚蛾眉對仗班陳乃折服

蓋生平所作甚多而所存較少提要云蓋光泰才思富

少作所存止此也今按卷一南邨草堂集自乙巳至

乙卯首尾十一年僅存七十五首知少作刪去多矣集

中未存之聯句見於他集者筆力亦挺拔可傳湖海詩

十一採汪康古厚石齋集詩有雪後聯句用昌黎雨中

寄孟刑部幾道聯句韻五古一首其聯者卽循初也就

中循初有云冬春乍遷嬾里巷紛滿拜康古有云謂言

久周旋其奈遠行邁自注云時拓坡將北上今按卷七

江船集下作於甲子有臘入粥聯句五古一首聯者三

人一爲循初一爲康古一爲康古之弟仲鈔字豐玉就

中康古有云維時風雪交宜此餽飭簇疑雪後聯句卽  
作於是時在冬末春初之際也前此循初入都皆不在  
春初後此戊辰入都雖在春初然卷十江船續集作於  
丁卯有將理北行裝忽感寒疾康古書來邀往山茶花  
濛不能行也六次前韻七律二首其第二首云天末佳  
人世外鴻墓田招我共窮冬遠追輞水溫經興略比謬  
臺避債蹤瘦臍成山推不去破衾如鐵夢無驚書同  
笑簷冰墜此日真慚那曼容玩其語意是年歲暮未曾  
與康古聚晤雪後聯其文集詞集全行刪棄雜著十六  
句未必作於彼時矣

種亦未刊行

汪氏序云其古文詩餘極夥聞手自燬去

日續刻今按十六種之名序中未經臚列俟考

余家舊藏說文凝錦錄鈔本蓋

卽十六種中之一紹古齋主人借錄付梓復購得是集

印本出以示余其詩有辨析形聲考訂確鑿者非學有

根柢不辨

卷十江船續集滙水詩云匯水東南流長波勢澎湃盧溪卽滙溪名異非異

通集十三

去求恕齋



關洗口即名峇其序云總而按之汪水即潢水也亦即  
涇水也因地名而異則曰盧谿曰涇曰桂因同聲而訛  
則曰涇曰滄曰潢因字形相近而謬則曰匯曰涇曰滄  
曰涇其實止一水耳涇水今名連州江含涇縣在陽山  
東南縣已廢其地且論篆詩中涉及說文據水經注以  
猶名滄洗屬英德

推古本

卷十一 五上 春司集有論篆八首其第三首云  
說文一亥序無僥唐韻分編亂發凡昨讀水經

璧郡訓始知  
今注有訛芟

與說文疑錦錄宗指相同洵所謂小學詞

章同條共貫者矣爰就其科名蹤跡加以推覈而復之  
焉

書陳節婦楊孺人徵詩啟後

公穀之說莒人滅郟謂以異姓爲後雖事實不符未合  
春秋之旨然與左氏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義實相

通古訓昭然永垂法戒後世宗法不講婦順罕修每有  
斥逐妾媵所生而抱養他姓爲子者是名爲有後而實  
則祀已斬也今陳節婦楊孺人不棄外婦之子而亟求  
以歸不覓異族之螟蛉而撫庶子如已出可謂深知禮  
教達於大義者矣視風俗通所記太守之夫人奚啻霄  
壤之隔非賢媛而能若是歟

重刊吳夢窗詞稿序

觀察杜公博極羣書深於詞律重編吳夢窗詞稿旣成  
以定本見示屬爲作序其校正之精刪移之善輯補之  
密評論之公具見自序及凡例之中本無待於揚推惟

是夢窗之詞品諸書言之甚詳而夢窗之人品諸書言之甚略故聲律之淵源可溯而行事之本末罕知汲古閣毛氏跋語言其絕筆於淳祐十一年辛亥今以詞中所述推之知其壽不止於此蓋夢窗嘗爲榮王府中上客丙稿內宴清都一闕題爲餞嗣榮王仲享還京有翠羽飛梁苑之語埽花游一闕題爲賦瑤圃萬象皆春堂有正梁園未雪之語據周草窗癸辛雜識言榮邸瑤圃則瑤圃卽榮王府中園名故以梁王比榮王而以鄒枚自比也榮王爲理宗之母弟度宗之本生父夢窗詞中有壽榮王及壽榮王夫人之作雖未注明年月然必在

景定元年六月以後蓋理宗命度宗爲皇子係寶祐元  
年正月之事立度宗爲皇太子係景定元年六月之事  
寶祐元年干支係癸丑後於辛亥二年景定元年干支  
係庚申後於辛亥九年今按夢窗乙稿內燭影搖紅一  
闋題爲壽嗣榮王其詞云掌上龍珠照眼又云映蘿圖星暉海潤丙稿內水龍  
吟一闋題亦爲壽嗣榮王其詞云壑中璇海波新甲稿內宴清都  
一闋題爲壽榮王夫人其詞云長虹夢入仙懷便洗日銅華翠湄又云東周寶鼎千秋  
鞏固何時地拂龍衣待迎入玉京閭闔齊天樂一闋題亦爲壽榮王夫人其詞云鶴胎曾夢電  
繞又云少海波新 所用詞藻皆係皇太子故實不但  
未命度宗爲皇子之時萬不敢用卽已命爲皇子之後

未立爲皇太子之前亦萬不宜用然則此四闕之作斷

不在景定元年五月以前足證度宗冊立之時夢窗固

得躬逢其盛矣據壽詞所言時令節候榮王生辰當在

八月初旬

水龍吟詞云金風細裏又云半涼生燭影搖紅詞云寶月將弦又云未須十日便中秋

榮王夫人生辰當亦在於秋月

宴清都詞云蟠桃正飽風露齊天樂詞云萬象

澄秋又云涼入堂階綠戲

水龍吟詞言璇海波新齊天樂詞言少海

波新必在甫經冊立之際則此兩闕當卽作於庚申秋

間若燭影搖紅宴清都兩闕之作至早亦在辛酉秋間

是時夢窗尙無恙也况周草窗詞內拜星月慢一闕題

爲春暮寄夢窗蘋洲漁笛譜此詞有序謂作於癸亥春

間是時夢窗仍無恙也安得謂辛亥之作爲絕筆乎夢窗曳裾王門而老於韋布足見襟懷恬澹不肯藉藩邸以攀援其品槩之高固已超乎流俗若夫與賈似道往還酬答之作皆在似道未握重權之前至似道聲勢薰灼之時則並無一闋投贈試檢丙稿內木蘭花慢一闋

題爲壽秋壑

其詞云想漢影千年荆江萬頃又云訪武昌舊壘又云倚樓黃鶴聲中

宴清

都一闋題亦爲壽秋壑

其詞云翠匝西門柳荊州昔未來時正春瘦又云對小弦月挂

南樓就其中所用地名古迹推之必作於似道制置京湖

之日乙稿內金盞子一闋題爲秋壑西湖小築

其詞云轉城處

他山小隊登臨待西風起

丙稿內水龍吟一闋題爲過秋壑湖上舊

居寄贈

其詞云黃鶴樓頭月  
午奏玉龍江梅解舞

亦均作於似道制置京湖

之日蓋水龍吟詞言黃鶴樓頭固京湖之確證金盞子  
詞言登臨小隊亦制置之明徵金盞子詞題言西湖小  
築必作於落成之初水龍吟詞題言湖上舊居必作於  
既居之後其次第固顯然也似道官京湖制置使在淳  
祐六年九月其進京湖制置大使在淳祐九年三月迨  
十年三月改兩淮制置大使始去京湖夢窗此四闋之  
作當不出此數年之中或疑開慶元年正月似道爲京  
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次年四月還朝此一年有餘亦  
在京湖夢窗之詞安見其非作於此際不知似道生辰

係八月初八日周草窗齊東野語言之甚詳開慶元年

正月以後元兵分攻荊湖四川七八月間正羽檄飛馳

之際似道膺專閫之任身在軍中而夢窗此四闕之詞

皆係承平之語無一字及於用兵

木蘭花慢詞云歲晚玉關長不閉靜邊鴻

哀清都詞云正虎落馬靜晨嘶連營夜沈刁斗金盞子詞云應多夢巖扇冷雲空翠水龍吟詞云錦駟一箭攜將春去筭歸期未卜

豈得謂其作於此際乎似道晚節誤國之罪

固不容誅而早年任事之才實有可取觀於元世祖攻

鄂之時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就世祖願扈從諸臣

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其後廉希憲對世祖亦嘗稱

述此言是似道在彼時固曾見重於敵國君相故周草



窗雖深惡似道之擅權而於前此措置合宜者未嘗不加節取王魯齋爲講學名儒生平不肯依附似道而其致書似道亦嘗稱其援鄂之功則夢窗於似道未肆驕橫之時贈以數詞固不足以爲累况淳祐十年歲在庚戌下距景定庚申已及十年此十年之中似道之權勢日隆而夢窗未嘗續有投贈且庚申辛酉正似道入居揆席之初而夢窗但有壽榮邸之詞更無壽似道之詞不獨灼見似道專擅之跡日彰是以早自疏遠亦以疇昔受知於吳履齋詞稿中有追陪游讌之作最相親善

丁稿內浣溪紗一闕題爲出迂履翁舟中卽興補是時道內金縷歌一闕題爲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

履齋已爲似道誣譖罷相將有嶺表之行夢窗義不肯  
負履齋故特顯絕似道耳否則似道當國之日每歲生  
辰四方獻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膳考以第甲乙就  
中會膺首選者如陳惟善廖瑩中等人其詞備載於齊  
東野語夢窗詞筆超越諸人假令彼時果肯作詞非第  
一人無以位置勢必眾口喧傳一時紙貴焉有不在草  
窗所錄之內者乎縱使草窗欲爲故人曲諱又豈能以  
一人之手掩天下之目而禁使弗傳乎然則夢窗始與  
似道會相贈答繼則惡其驕盈而漸相疏遠較之薛西  
原始與嚴嵩會相酬唱繼則嫉其邪佞而不相往來先

後洵屬同揆西原之集爲生前自定故和嵩之作一字不存夢窗之稿爲後人所編故贈似道之詞四闕具在然刪存雖異而志趣無殊夢窗之視西原初無軒輊則存此四闕豈但不足爲夢窗人品之玷且適足見夢窗人品之高此知人論世者所當識也故詳爲推闡以見詞品之潔實由人品之高觀察尙友古人爲之刊布不特其詞藉以傳播卽其人亦藉以表章此實扶輪大雅之盛意也夫

重刊吳夢窗詞彙自序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南宋端平淳祐之間工於倚聲者以吳夢窗爲最著夢

窗名文英字君特據蘋洲漁笛譜末附錄夢窗所題踏  
莎行自稱覺翁蓋晚年之號家於四明高尚不仕久客  
杭都及浙西淮南諸郡與吳履齋諸公遊尹惟曉沈義  
甫張叔夏皆稱之與周草窗爲忘年之交草窗詞有玲  
瓏四犯一闕題爲戲調夢窗拜星月慢一闕題爲春暮  
寄夢窗朝中措一闕題爲擬夢窗而玉漏遲一闕卽題  
夢窗霜花腴詞集傾倒尤至夢窗詞以綿麗爲尙筆意  
幽邃與周美成姜堯章並爲詞學之正宗顧片玉詞白  
石歌曲均行於世而夢窗手定霜花腴詞集爲周草窗  
所題者散軼不傳後人補輯之甲乙丙丁四稟僅附刻

於汲古閣六十家詞集中無單行本因摘出校勘付梓以廣其傳焉

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觀察杜公重編吳夢窗詞稿付梓余既爲之作序頃復以校刊周草窗詞稿定本見示余謂草窗爲宋代完人而宋史不爲立傳今就其詞稿及所作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武林舊事參以他書考證知其先世本居濟南歷城建炎南渡時僑居湖州齊東野語云余家濟南歷城遭靖康狄難皆奔竄四出及抵杭則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癸辛雜識云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眾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大夫許占寺宇之命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大後遷天聖寺焉又云大父少傅素廉儉僑居吳興曾

祖祕官至中丞贈少師祖某官至侍郎贈少傅外祖章

良能官至參政謚文莊

戴表元齊東野語序述草窗之言曰我家中丞公實自齊遷吳

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云以湖州府志考之章

文莊者良能也中丞名祕公謹之曾祖至所謂大父侍郎者志亦未之及也

父晉字叔明見紀

妙好歷任州郡嘗守汀州

齊東野語云時先君需情湘次未幾易守臨汀又嘗

知慶元府

癸辛雜識云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今按鄞江即慶元府今之甯波府也乙卯係寶祐三年

理宗紹定五年叔明方官富春令草窗生於縣署是年

歲在壬辰

癸辛雜識云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齧齧時

卽隨叔明寓杭都

癸辛雜識云余垂髫時隨先君子觀潮嘉熙四

年庚子隨叔明赴福建漕幕運幹之任

癸辛雜識云嘉熙庚子歲先子

爲閩漕幹官又云方公曰汝可以周運幹所  
擬白之於神又云皆余侍邊之所目擊也  
淳祐元年

辛丑侍親自闕還年甫幼學已能留心記事  
齊東野語云庚子辛

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又云五年丙午六年丁未叔明  
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

官衢州通判草窗亦隨侍年甫成童即飢聆諸名流緒

論濱洲漁笛譜卷二長亭怨慢序云歲丙午丁未先君  
子監州太末一時名流星聚余時甚少執杖屨供酒

婦諸老緒論殷金石聲猶在耳癸辛雜識云先  
子爲衢倅余時在侍旁今按太末即衢州舊名稍長

以門蔭出仕銓試第十三人癸辛雜識云余試吏部銓  
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

書賀先君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  
淳祐末年嘗官義

聞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  
烏令武陵舊事提要所言如此今考淳祐之號首尾十  
二年其末年干支係壬子草窗之令義烏即使果

在是年亦甫二十一  
歲蓋其出仕甚早也又嘗監當局務  
齊東野語云余爲  
國局嘗祠禘充奉

禮部兼太祝今按宋時在京諸局並設監當其品位各有不同奉禮太祝皆恩蔭初任之官草窗攝此二職必在作令  
景定初爲浙西帥司幕官癸辛雜識云馬裕齋光祖之再尹京也余以前  
時爲帥幕今按南宋時爲臨安尹者例兼浙西安撫司軍帥之職其僚屬有京府幕官亦有帥司幕官馬裕齋以景定二年十月自建康召入再爲京尹五年三月復爲建康留守草窗之官帥幕當在此數年中  
癸亥奉檄至荆谿荊州漁笛譜拜星月慢一闕序云癸亥春沿檄荆谿朱墨日賓送今按癸亥係景咸淳十年甲戌監杭都豐儲倉  
定四年咸淳十年甲戌監杭都豐儲倉  
豐儲倉癸辛雜識云咸淳甲戌之春余爲豐儲倉今按甲戌係咸淳十年據夢梁錄卷九豐儲倉在仁和縣側倉橋東豐儲西其在仕途受知於馬碧梧  
倉在餘杭門外其在仕途受知於馬碧梧  
夏丞相番陽馬公延鸞乞去甚苦遂出而不肯附賈似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間日必出問之  
道自景定初至咸淳末似道當入元以後隱居不仕元國十餘年草窻無一闕投贈



成宗元貞三年以星變改元大德是年歲在丁酉草窗

曾記其事

癸辛雜識云丁酉二月忽有傳夜後西北角有星光芒曳尾者及三月十七日詔書到杭

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微予

十駕齋養新錄據此謂草窗六十六

歲尙無恙其說信有明徵余更考草窗錄高炳如七十

七歲所書

癸辛雜識云高疏察父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云慶元庚申時余六十七歲矣云云

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十一年云云嘉定庚午八月丙申押

而跋其末云余年及

炳如之歲是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草窗年七十七仍

無恙矣其中年寄寓杭都最久

癸辛雜識自序云癸辛蓋余所居里云七修類

稿云公謹居杭癸辛街

晚年往來於杭州之間

癸辛雜識云乙未歲余還雷省墓枰

山自稱四水潛夫

見武林舊事自序西湖志云按湖錄四水者湖城以苕水餘不水前溪水

北流水合而入於雲溪唐人詩四水交或稱弁陽老人

流雲警聲據此則四水乃吳興之名或稱弁陽老人

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武林舊事並同西湖志或稱弁陽

云公謹中年遷杭晚仍還弁自號弁陽老人或稱弁陽

嘯翁武林舊事各卷屢言弁陽藝林推爲領袖生平撰

述宏富尤邃於詞蓋淵源既得自家傳兼有外家之授

受齊東野語云外大父文莊章公有嘉林集百卷問作

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誦數闕今舊集已不復存

暇日追憶書之又得楊守齋爲之酌定故早年卽負盛名草窗

上徵招一闕題爲九日有懷楊守齋有腸斷紫霞深知

音遠之語蘋洲漁笛譜卷一減字木蘭花十闕序云西

湖十景余時年少氣銳冥搜六日而詞成霞翁見之曰

語麗矣如律未協何遂相與訂正閱數月而後定王楙

跋漁笛譜云昔登霞翁之門翁爲予言草窗樂府妙

天下近觀徵招醉月之作猶宋玉之掉屈平也歎其

與吳夢窗唱酬在癸亥春暮闕題爲春暮寄夢窗據蘋

洲漁笛譜此闕  
序在癸亥春

年甫三十有二夢窗之年齒諸書雖無

明文然其甲稿內有惜紅衣一闕序云余從姜石帚遊

苕霅間三十五年矣重來傷今感昔所以詠懷今考石

帚所著有續書譜身後爲謝采伯所刊事在嘉定戊辰

提要云續書譜一卷宋姜夔撰前有嘉定戊辰天台謝  
采伯序稱略識夔於一友人處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  
手墨數紙筆力遒勁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卷議  
論精到因爲鈔木蓋夔撰是書至采伯始刊行也又有

絳帖平其自序作於嘉泰癸亥戊辰距癸亥僅有五年

夢窗與石帚同游即使至遲亦不過癸亥前後其時夢

窗之年即使尙幼亦當在弱冠上下自嘉泰癸亥至景

定癸亥凡六十年其與草窗唱和之時必已八十上下

是長於草窗將五十歲真可謂忘年之交

石帚之年齒書傳亦無明

文其早年隱居箬坑之丁山屢經奏薦因秦檜當國謝病不起今按檜歿於紹興二十五年歲在乙亥是時石帚之年即使尚幼亦當在二十以上自紹興乙亥至嘉泰癸亥凡四十八年其作終帖平自序時必已七十之外而夢窗是時春秋正富然則石帚與夢窗亦忘年之交矣

蓋所重在道義文字之

切磋故不妨折行輩而與爲友也亦足徵草窗之詞筆久爲耆宿所推矣至於義不仕元而所著書中拳拳於景炎祥興君相實與王伯厚謝臯羽諸賢媲美足增文苑之光雖詞稿之中暑年月者不多其次第後先未易揣度然其寄托遙深比興精切志趣所在尙可推測而知故詳考其出處始終俾善讀者以意逆志獲知微指

所存用副觀察闡揚前哲嘉惠來學之心焉

重刊周草窗詞稿自序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周草窗之詞以姜白石爲模範與吳夢窗同志友善並

驅爭先自來選家採錄雖多而專集流傳甚少汲古閣

毛氏舊藏草窗詞稿二卷復就崑山葉氏借錄蘋洲漁

笛譜二卷毛斧季曾作兩跋惜未曾刊入六十家詞集

之中故 四庫全書詞曲類止收草窗所選絕妙好

詞而其自作之詞未經著錄阮文達公始從知不足齋

鮑氏傳抄蘋洲漁笛譜繕錄進呈

內府掣經室外

集提要云詞綜以爲草窗詞一名蘋洲漁笛譜今考草

窗詞比斯譜實增多數闕則知笛譜是其當日原定草窗詞或後人掇拾所成其說甚核其後鮑氏刻笛譜於叢書第八集又得草窗詞善本刻入第二十三集並以笛譜及絕妙好詞蓉塘詩話之異同注於草窗詞逐句之下其絕妙好詞及笛譜所有而草窗詞內逸去者復補輯二卷於是讀草窗詞者始獲見其全快然自叢書以外未有單行之本購求甚艱余既重編夢窗詞稿付刊因取鮑本草窗詞重爲校正凡各家選本之異同鮑本未經涉及者分注各闕之末亦授諸梓人俾與夢窗詞稿同時流播焉

李太白温飛卿精於詞律說

唐之詞人倡始者以李太白爲最著繼起者以温飛卿爲最高自歐陽炯作花間集序推重二家後此論詞者莫不首舉青蓮次及金荃奉若準繩毫無異議誠以二家之詞不獨天才超卓抑且格律精嚴太白開口成文揮翰霧散

見樂史李翰林別集序

詞句妍麗與古人爭長

見魏顯

集序方其夙醒未解立奏清平樂曲之時調笛倚歌者元

宗也持蓋領歌者楊太真也執板高歌者李龜年也元

宗洞曉音律由於天縱製作調曲隨意卽成

見羯鼓錄

太真

多藝最善新聲

見開天傳信記

龜年以歌擅一時所領樂工十

六人皆選梨園弟子之尤者嚮使太白於詞律稍有未  
諧不獨元宗必識其誤太真能指其訛卽龜年與眾工  
亦將從而議其失矣何以元宗於曲徧將換每遲笛聲  
太真復笑領歌辭歛巾以謝卽眾工調撫絲竹亦各極  
其能龜年且自謂生平得意之歌無出於此見松豈非

太白之於詞律真能精義入神雖專門名家者莫能移

易一字也哉飛卿善鼓琴吹笛有絃卽彈有孔卽吹見北

夢瑣言所作詞曲當時歌筵競唱見雲溪宣宗愛唱菩薩

蠻詞宰相令狐綯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

於人由是疏之見北夢夫宣宗素曉音律能製新曲以



教伶人

見新唐書禮樂志

固非不諳樂部之主也當大中之世

菩薩蠻之調盛行文人好填此詞優伶爭進此曲而樂

工李可及所作隊舞尤叶新聲

見杜陽雜編南部新書

亦未嘗無

深明詞曲之人也令狐綯當國有年最承恩遇朝臣競

相趨附門下賓客甚多

見新舊唐書及通鑑

更不乏捉刀之士也

然其假手進呈以供宣索者願出自一未第之儒生而

上下翕然迭相唱和不啻誦王褒之賦歌元相之詩以

視旗亭畫壁決勝負於諸伶者更覺專擅其美豈非飛

卿之於詞律洞達精微故能獨步一時無與爭席者哉

且太白在盛唐與少陵齊名飛卿在晚唐與義山媲美

顧少陵義山並有詩無詞而太白飛卿則詩詞並作然則溯詞家之宗派豈容不數太白飛卿譬之於賦太白可謂詞家屈宋固開天之手也飛卿可謂詞家荀賈亦百世之師也西漢之司馬長卿允推賦家聖手未聞有薄視屈宋荀賈之言南宋之姜白石雖集詞學大成亦未聞有薄視太白飛卿之語足證學問之道當知先河後海飲水思源宋人詞調祖述唐人豈能越其範圍之外夫詞家推白石爲詞伯猶詩家尊少陵爲詩王少陵尙且願奉李陵蘇武爲師白石安能恥與太白飛卿爲伍卽謂白石深於音樂可稱三代以下之后夔而后夔

之上猶有伶倫言樂律者未嘗置伶倫而但述后夔言  
詞律者獨可置太白飛卿而但稱白石乎試思唐人詞  
調之譜至宋時已多失傳

見碧谿漫志

則太白飛卿所熟知

者白石且無由盡習安能更摘其瑕此伍舉所謂禮吾  
所未見者六又何以規也若夫好事者造作語言何代  
蔑有故以白石之妙解律呂而其時誣善者流方詆其  
不識錦瑟之形侈言正樂

見白獺髓

然則太白飛卿之詞律

縱使前此曾有率加啜點者亦萬不足憑况自來未有  
訾議者乎昔薛能好自矜誇其論詩有李白終無取之  
句又云我生若在開元日不遺名爲李翰林識者咸斥

能爲狂誕然亦只論詩而非論詞也令狐綯憾飛卿以南華非僻書形其無學遂加排擠故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語論者皆謂綯爲忌才然亦止毀其人而不毀其詞也若就綯與能所未嘗言及者必欲言之以爲彼分謗則非吾之所知已

文選古字通疏證序

代涇縣翟君惟善作

隋江都曹憲始以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江都李善亦嘗受業於憲集眾說爲文選注又命其子邕補益之與善書並行新舊唐書皆詳載其事然則廣陵選學之盛其師承良有自矣

某以嘉慶中遊揚州與甘泉薛君子韻同肄業於梅花書院以文行相砥礪者且二十年子韻博極羣書詞藻鴻茂尤精於小學著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以文選多古字思爲文選古字通疏證一書草創有年尙未卒業道光戊子冬新城陳碩士師督學福建延子韻往襄校已丑秋按臨汀州子韻猝得疾卒於行館碩士師遣使護其喪歸而出貲屬閩士爲刻說文答問疏證校讐者未能精密往往參以臆見碩士師深以爲憾某時官江西寄金至揚州屬友人寶應劉君楚楨甘泉楊君季子儀徵劉君孟瞻詳加審定重梓行之而諸君已先期約

同人釀金另爲刊板因就文選古字通疏證內擇其首尾完具者錄出六卷卽以某所寄金付諸梓人而問序於某某竊謂文莫盛於秦漢而史記漢書列傳有儒林無文苑者其時善屬文者必邃於學經術詞章未嘗歧而爲二卽昭明所選沉博絕麗之文非深於小學者不能作亦非深於小學者不能疏通證明之也儀徵阮相國師云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共流故曹憲旣精雅訓又精選學又云文選一書必明乎倉雅凡將訓纂許鄭之學而後能及其門某生平服膺此言以爲不易之定論有志於選學之士所當奉爲矩矱者也今子韻

是書引說文以釋文選於字之假借音之轉移義之引  
申者必析其同異斷其是非皆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  
談蓋其疏證昭明之書卽以疏證許君之書真可謂能  
以小學釋選學而兼有儒林文苑之長者矣焦里堂先  
生云揚州文學如曹李之於文選二徐之於說文此二  
書爲萬古之精華而揚州洩之爲天下學者之性命夫  
子韻之發明說文既能爲徐氏弟兄之誨友而考訂文  
選復能爲李氏父子之功臣是天下之學廣陵以一郡  
兼之而廣陵之學子韻復以一人兼之也雖年止強仕  
著述未克告成然門徑旣開體例具備後之好學者就

文選所載之古字子韻未及疏證者一一補而輯之以  
成子韻未竟之志是則斯文之厚幸而亦其所深望也  
夫

黃菊人風雨泛家圖序

廣陵文選之學興於曹李

舊唐書李邕傳云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

曹憲曹氏之弟子自外郡至者莫著於句容許淹

舊唐書曹憲傳

云江惟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

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許淹傳云潤州句容人也阮太

傅揚州隋文選樓記云及曹君門

人句容處士許淹皆世傳其學李氏之弟子自外郡

至者莫著於丹徒馬懷素

舊唐書李善傳云嘗注解文選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

方而至馬懷素傳云潤州丹徒

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嘉慶揚州府志流寓門



中不列許氏之名而馬氏則特據唐書補列

康熙雍正府志流寓

門皆未列馬氏江都縣志亦蓋兩人淵源相近先後負

然嘉慶府志乃特筆補入

笈於揚而僑寄之期其久暫各別故國史既有載有不

載郡志亦或收或不收耳吾友黃君菊人家本上元而

僑寄揚郡所師事者爲江都梅蘊生先生卽往來交遊

大抵皆吾鄉之士毓崧得聆教益十有五年頃蒙示以

風雨泛家圖並述遷移歲月相告竊謂其與馬氏之踪

跡相同者有四端焉馬氏籍著丹徒今日丹徒屬鎮江

唐時鎮江則名潤州

舊唐書地理志云武德七年又置潤州領丹徒縣

菊人籍

著上元今日上元屬江寧唐時上元亦隸潤州

舊唐書地理志

云武德九年改金陵爲白下縣屬潤州貞觀  
七年改爲江寧縣上元二年復爲上元縣 其同一也

馬氏之先德尋陽府君精於易書占法棄官後寓居廣

陵全唐文九百九十五載闕名馬公墓誌云公諱懷素

父文超精意易道及洪範煩曉氣候檢校江州尋陽

丞棄官從好遂寓居廣陵與學士孟菊人之尊人靜夫

先生樂善好道買遷於揚州亦數十載蘊生先生嵇庵

有道人也其子國華其同二也馬氏親炙於李氏私淑

於曹氏故熟精選理發而爲文馬公誌云十五徧誦菊

人受業於蘊生先生以上溯曹李之傳其恪守師承亦

奉選學爲本黃春谷先生梅文選中祀曹憲徐鉉諸

之模範吾友梅子設帳於家恆以二書教授期於克紹

公孫氏及魏氏李氏父子一以  
奉徐氏兄弟朔望瓣香祀之  
其同三也馬氏同門之

友如魏氏景倩及李氏邕皆以選學名家志同道合

唐新

書曹憲傳後公孫羅李善之外尚有同郡魏模其傳云  
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又李邕傳云父  
善注文選邕附事見義故兩書並行今案魏李皆曹氏  
弟子其子與馬氏均爲曹氏再傳弟子年輩相若而所  
學又同其爲  
執友無疑  
菊人爲蘊生先生高弟與同學諸君亦以

文字之交夙聯硯席

薛君介伯嵇菴集後序云先師梅蘊生先生及門中傳詩學者菊人

爲最餘如江都任漢卿田季華沈羨門甘泉王  
竹溪儀徵黃聖臺句容陳卓人等皆各有所得  
其同四

也况乎馬氏族望出自扶風唐以前與廣陵無涉

馬公誌云

本原扶風十一代祖機扈元帝渡  
江家南徐州丹徒故今爲郡人也  
菊人之上世舊居江

都爲大橋鎮顧家沙人康熙初因避海氛乃移於上元

帶子洲畔是蜀岡邗水固其桑梓之鄉也菊人雖轉徙  
泛家仍屬復還故土其敦崇鄉誼較馬氏爲更切矣若  
夫馬氏之出處行藏合乎道義而以經術致身通顯極  
儒生稽古之榮在菊人必謙讓未遑自以爲不能企及  
然其春秋方壯天賦清才由是而日進無疆所至正未  
可量稽菴集題菊人詩冊云新詩字字見清才又菊人  
遊泮喜賦云讀書通人情頗具老成幹相期更無  
涯勛哉成大觀從來儒者事學行  
本一貫書生名匪輕莫自等間看安見昔之人竟能專

美於前哉毓崧家本金陵 國初由溧水遷於揚郡以  
僑寓而成土著於今已二百年因念菊人前後三遷皆  
因避水而今歲戊申之水更甚於辛卯辛丑兩年此時

舉室偕來未必更歸田里如其以廣陵爲樂土而卜宅  
安居吾知更歷百餘年續纂郡乘者旣列蘊生先生於  
儒林文苑與曹李並稱亦必列菊人於流寓寄公與馬  
氏媲美疇昔讀菊人大集其中曾有句云天遣斯人作  
寓公眞不啻爲之兆矣然則今日畫圖之後跋焉知非  
異日修志之左券也哉

潘彬卿卓犖觀羣書圖序

左太冲詠史詩首篇有卓犖觀羣書之語李注云孔融  
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與犖同毓崧案說文云卓高  
也廣雅云卓明也史記天官書云此其犖犖大者索隱

云犖犖大事分明也據此則卓犖卽高明之謂矣李氏薦禰衡表注云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今考西都賦此句載於文選者作遑躒李氏彼注云遑躒猶超絕也遑音卓載於後漢書者作遑犖章懷注亦以超絕訓之蓋遑由卓得聲本可通用躒字樂聲而犖字則勞省聲樂聲勞聲之字古音同部故遑躒與卓犖皆以疊韻爲聯文而絕異超絕之稱更與高明之解相近洪範云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左氏文五年傳所引潛作漸亦因聲近假借而甯嬴述書之指則以剛柔之德不可專於一偏天性高明者尤當以沈漸相濟後世儒者之

勸學僉謂高明必本於沈潛其端固發於此矣今觀詠  
史第四篇云寂寂揚子宅又云所講在元虛蓋太冲資  
稟高明而立志以沈潛爲主其所尙友在深湛之子雲  
法言吾子篇云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見則無卓也正卓  
舉觀羣書之說此篇下文云作賦擬子虛第四篇亦云  
辭賦擬相如皆用子雲之事則太冲生平所趨向卽此  
可知故其三都賦自序云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  
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皇甫士安序云其物土所  
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野可得按記而驗蓋西晉初  
年去漢時未遠習詞章者尙知誇飾之非太冲爲文苑

中人而謹嚴不誣有經師淳篤之意雖自少博覽文史  
識力已極高明而欲賦三都猶必構思十稔其沈潛之  
念迥異乎尋常所謂卓犖觀書者乃實事求是之深心  
而非僅以涉獵爲事也潘君彬卿生於華閩高門而持  
躬不啻寒素詩才文筆具兼人之能而績學孜孜晨夕  
不倦信乎其爲高明而沈潛者已頃以觀書圖屬題其  
名卽取諸太冲詩句毓崧竊見三都賦自序終以歸諸  
詰訓一言爰就卓犖二字之音加以申釋比附於高明  
沈潛之義以質於潘君焉



通義堂文集卷十三